

论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与中国的外交

文 / 傅菊辉

摘要：国际政治资源是指国际政治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开掘和创设的，能够为国际政治行为体贯彻战略目标，实现自身利益所运用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资源。在国际政治资源中，结构性资源是重要组成部分。开发和获取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对国家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全面融入国际体系，开发利用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以服务于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当前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

关键词：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开发利用；和平发展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08)05-0091-03

一

国际政治资源是指国际政治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开掘和创设的，能够为国际政治行为体贯彻战略目标，实现自身利益所运用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资源。国际政治资源具有潜在性、动态性、公共性等特点。国际政治的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国际政治行为体如何利用、开发与整合各类国际政治资源的发展史。^[1]

在国际政治资源中，结构性资源是重要组成部分。结构是构成客观事物的各个部分的组成方式和有机联系，国际体系同样存在着结构。国际体系的总体结构可以看成是各个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和有机联系。在国际体系的不同层次、领域中，那些能够对国际社会的相关领域产生重要和实质影响，有利于实现行为体自身的战略目标和利益诉求的位置和空间就是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这种资源源于国际体系，不同于行为体自身拥有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是一种外部资源，一部分是先天性获得的在国际体系中的有利处境，但多半是行为体自身努力建构的结果。一些在国际体系中处于特定位置的国家可以借助其自身所处的独特的结构性位置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实现国家利益，而并不需要运用额外的国家物质性资源和力量。例如18世纪的英国通过发挥欧洲大陆的制衡者作用成功地维护了本国在欧洲的领导者地位。19世

纪的奥地利凭借神圣同盟以及在同盟体系中的巧妙运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与英国、俄国等相比肩，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影响的国家。20世纪美国通过发挥西方世界领导者的作用与影响，进一步加强了在国际体系中的优势，获得了丰厚的国际政治资源。^[2]

日本是亚洲近代第一个实现崛起的国家，日本的人口只有世界人口的1.8%，国土面积是世界的0.25%，但它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和科技强国。除了其内部改革、重视科技和国民教育外，更重要的是日本有效地利用了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利用了当时其独特的国际体系处境。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实行的是和欧美国家协调的外交路线，通过扩张，完成工业化，奠定了世界强国的基础。一战期间，日本充分利用欧美国家间的矛盾，最大限度地攫取在中国和太平洋的利益。二战战败后，日本巧妙地利用了东西方对峙的国际格局，以及东亚在冷战中的前沿地位，取得了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全面支持，与大国结盟，理顺了与大国的关系，重返国际社会，迅速地恢复了国力。日本奉行向美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接受了美国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获得了大量的军事定货，刺激了国内的经济的发展。借助美国的支持完成了要达到的目标，同时谨慎地处理与苏联的关系，恢复日苏邦交，加入了联合国。总之，与胜者结盟，与强

者为伍，充分利用大国关系使日本相对容易地实现了国家崛起和强盛的目标。这都是日本充分利用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的结果。^[3]

二

国际政治行为体在国际体系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态势和拥有的活动空间是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的主要来源，国家实力是重要的基础。“在结构中处于支配和主动位置的国家往往有丰富的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可资利用。而对于那些在国际体系结构中处于被动和从属位置的国家，国际体系结构能够为其提供的资源可能就非常有限，甚至可能带来各种消极影响，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4]例如，在以战争为主要特征的国际体系中，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就是靠战争来获取、维持和加强。美国在二战中参战并获得了全面胜利，最终获得在国际体系中的领导者地位，经济力量是美国取得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的基础，战争是最后的工具。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比一般的会员国拥有更多的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在国际能源供应体系中拥有的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远多于像日本这样能源需要完全依靠进口的国家。

但是，国家实力并不直接等同于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二者并不成即时的同比变化，不是一种线性关系。尤其是在世界政治议题多元化、复杂化的背景下，恐怖主义、全球变暖、环境污染、核武器扩散、毒品走私贩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和经济全球化等因素已经将国际体系分化为许多分散的、复杂的但又相互联系的若干区域。国际政治行为体所拥有的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是由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不同领域所拥有的“分体式”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的有机组合。国际政治行

为体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不同,在各个领域中拥有的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也不同。约瑟夫·奈曾经用“三维国际棋盘”来形象描述国际体系结构与国家所处的位置。在顶部传统的国家间军事问题的棋盘上,用传统的单极或霸权来描述是可以的。美国可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然保持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然而在中部经济问题的棋盘上,力量的分布已经是多极的了。在底部跨国问题的棋盘上,力量在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毫无顺序地分布着,根本无法用“极”来描述。^[5]目前,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在世界上无人能及,但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却在下降。在阿富汗问题、伊拉克问题、伊朗和朝鲜核危机等问题上可用的资源已经捉襟见肘,现在反过来要借助于国际组织和多边合作来解决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国际体系的特征已经发生了变化,单靠硬实力如军事、经济等已经不能解决全球化背景下的所有问题。目前的国际体系的特征决定了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的开发和获取只能靠融入国际体系来实现。只有奉行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的理念,以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共处为终极追求,以平等、互利为行动准则,本着负责任、建设性的态度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不损害别国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开发和获取更多的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从而实现国家的利益诉求和战略目标。

三

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是有效开发利用各种国际政治资源的基础和前提。丧失了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也就意味着失去了活动的位置和空间,国际资源的开发和配置就会事倍功半,甚至无功而返。首先,拥有丰富的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可以推动其他国际资源的开发。国际政治众多行为体都要参与国际资源的开发,而所获结果并不相同。拥有丰富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的国家可以利用自身所处的上游位置和强势的话语权开发更多的资源。相反,处在国际体系下游的国家所能获取开发的国际资源却很有限。亚非拉许多国家处在体系的边缘和下游位置,不但不能开发更多的国际资源,反而在参与国际体系的过程

中,其国内资源倒流国外。其次,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直接影响维护国家利益的空间和方式。处在国际体系上游的国家,可以利用本国在国际机制、制度方面的优势资源,利用多个领域的结构性资源去维护和追求国家的利益。比如针对安全问题,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量少的国家,只能靠加强自身军事力量建设,通过自卫等有限的手段。尽管这是最基础的保证,但拥有丰富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的国家可以通过国际机制、国际规范、国际经济制裁、寻求盟友支持等方式来缓解形势,争取更大的回旋空间,而不限于单一手段,可以节省更多的国内资源。最后,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直接推动着国家的总体发展。拥有丰富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的国家,可以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地配置资源,直接影响着国际政治态势朝着有利于本国的方向发展,使大量的国际资源回流,从而降低国家发展的成本。

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的开发欠妥也将对国家内部产生消极的影响。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存在于国际体系之中,开发的前提是融入国际体系,资源发挥作用的主要形式是通过影响体系内部其他行为体的行动来实现。但国际体系总体效应同样会渗透影响到本国,如果开发利用战略正确,会将资源作用的发挥导向有利于本国的方向。相反,开发欠妥,或者消化不良,会使本国的利益受损。例如当初的东欧国家步入国际经济体系时,也获得了相应的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但后来盲目地跟随外国的发展模式,没有发挥本国在吸纳、消化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上的积极作用,导致了国家严重的经济危机。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后,均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盲目的开发、贪多求快的做法都将导致消极的、负面的效应。所以,开发利用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应该立足国情,科学规划。

四

改革开放前,中国试图在国际体系之外实现国家利益。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的经历表明,采取只斗争而不合作的方式是得不偿失的。^[6]改革开放后,中国才开始通过融入国际体系的方式来实现国家利

益。特别是随着自身实力的迅速提高,中国对自身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以及自身对国际社会的责任两个方面的思考不断深入,“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7]中国开始意识到国际资源的重要性,由此开始了开发利用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的探索之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开始全方面参与国际组织,并且逐渐加深了对国际机制的认识。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中国仍然以参与国际经济制度为主,以实现国家经济利益为重点,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多边经济谈判,借助国际制度,维护自由贸易机制,推动形成更有利的多边规则。利用外资和海外投资得到高速发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空前加强。中国的全球经济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更多地利用了全球技术和资金资源,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利用在国际经济领域的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促进了中国总体国际战略的发展成熟,开拓了维护国家利益的新渠道。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中国全面实行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除了开发经济领域的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外,还加快了开发国际制度领域的结构性资源的步伐。中国外交总体表现出全面融入国际体系的态势,积极寻求国际合作,重视多边主义,在参与国际制度方面体现出了全面性、战略性和长远性的特征。通过对国际制度的参与、创设乃至主导,拓展了国家战略利益。由于中国积极参与既有国际制度的完善和新领域国际制度的创设,在国际制度中开始逐渐有了中国的标记和中国的声音。在国际体系结构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逐渐上升,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力增强,塑造和完善国际制度的能力逐步提高。中国因此获得了丰富的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

当然,中国在开发利用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一些问题。首先,在理论上对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的认识不足。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中国参与国际制度、融入国际体系的研究可谓深刻而全面,但均未对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对在全球市场中开发和配置物质性资源的重视程度远大于对结构性

国际政治资源的认识。从长期上看,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对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推动中国的和平发展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对于一些实际性的相关问题,例如,对“中国威胁论”可从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的视角进行研究分析。还有,中国在开发获取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的过程中有关国际体系对国内发展的负面影响等也亟待从理论上进行探讨。其次,中国开发和获取的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从总体上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由于国际体系丰富的纬度和层次,中国目前所拥有的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主要集中在国际经济领域,在其他领域的影响力还比较有限,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不相符合。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既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小国”,仍然符合现实。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成长与发展,既有速度快的优势,也有不平衡的缺陷。中国的综合国力可以分为经济国力和非经济国力两部分。经济国力部分在整个国际体系中提升最快,而非经济国力部分不仅提升缓慢,而且发展十分不平衡。^[8]开发获取的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不平衡,反过来影响中国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另外,中国要开发利用更多的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就必须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参与程度越深,开发获取的机会和空间就会越大,但同时又给外部势力的消极渗透提供了机会。因此,如何在开发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的同时防止外部势力的消极影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五

那么,如何进一步深入地开发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促进中国的和平发展?

一是要从思想和战略的高度予以重视,形成共识。开发和利用国际政治资源是中国在和平发展过程中,加强综合国力、提升竞争力的基础性工程,也是能否为和平发展提供稳定、持续、低成本的发展动力的保障。历史证明,谁持续不断地开发和利用了国际政治资源,谁就拥有了持续不断的核心竞争力。历史上崛起的大国,无不是开发利用了国际政治资源的结果。因此,今后在战略观念上要重视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对如何处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等相关问题给

予足够的重视。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是一种隐性的东西,需要对外部形势予以综合观察分析,做出科学的判断。重视对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的消化吸收,力争主动,避免被动。协调全国的各个部门和机构,统一力量、信息共享,使管理成本下降,便于形成强大的竞争力和开发能力。

二是创建一个稳定的开发利用国际政治资源的外部环境。外部环境对开发利用国际政治资源的影响很大,其好坏不仅影响开发利用国际政治资源的空间和时间,还影响开发利用的成本、数量与质量,进而影响国内政治资源能量的转换。从目前来看,中国的首要任务是要以目标明确、内容连贯的外交努力进一步改善中国的国际处境:继续巩固与大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充分发挥在联合国中的作用,广泛参与国际社会在经济、军事以及地区安全事务方面的合作,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这里充分重视处理好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中国的和平发展是理性发展的必然结果,如何处理好大国关系是要认真面对的课题。中国要将原则性和策略性相结合,特别是务实灵活地处理好中美关系,寻求中美利益的交汇点,力求扭转两国的互信欠缺状态,促使美国政府信守承诺,减少其干涉中国内政的决心、力度与规模。中美关系处理好了,中国开发利用国际政治资源的阻力就会大大减少。中国要继续融入国际体系,全面参与国际事务。尽管中国发展很快,但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还不能和欧美强国相比,仍然处于比较下游的位置,对世界政治的影响仍然有限,需要做好长期开发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的准备。以积极的姿态,妥善处理好国际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系,扎实做好外交工作,特别是处理好与体系内美国等大国的关系,做到原则性和策略性的统一,针对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灵活做出应对,打好外交“组合拳”,进退适宜,有张有弛,摒弃僵化的思维模式。

三是全面的开发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在国际体系的各个层次中,经济、军事等物质性领域与文化、观念、思想性领域要统筹协调,如果一味地追求军事经济领域的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反而会助长“中国威胁论”,引起别国的猜忌和怀疑,成为别国攻击

中国的借口。所以,协调不同领域的发展,可以平衡国家总体的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布局。这方面主要涉及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问题。在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的层面研究国家形象的问题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国家形象是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保持开发获取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与建构国家形象间的良性互动,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总之,在认清现状和不足后,应该完善和加强外交部门的机构建设,将全面、平衡的开发获取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提高到战略层面,制定开发获取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的中长期规划,推动学术界理论界对相关主题的讨论研究,建构起一套完备的理论框架。要用专门的理论研究机构,提供理论上的论证和指导,使制定的规则和战略措施目标明确,重点突出,切实可行。基于开发利用国际政治资源的战略目标,新时期的外交工作的重点就是如何更好地服务于这一战略目标。外交部是负责中国总体外交的职能部门,要将开发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作为工作重点,只有这项前提性的工作做好了,才能为有效地开发其他要素的国际政治资源提供适宜的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 [1] 傅菊辉.论国际政治资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5).
- [2][4] 唐永胜,佟明翔.结构型战略能力:概念、来源与研究方法[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4).
- [3] 陈奉林.日本的崛起及其对大国关系的利用[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2).
- [5] Joseph S.Nye.U.S.Power and Strategy After Iraq[J].Foreign Affairs,2003,(July/August).
- [6] 门洪华.国际机制与21世纪中国的外交战略[J].中国社会科学,2001,(2).
-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91.
- [8] 胡健.非经济国力与中国的国际地位[J].太平洋学报,2005,(5).

作者简介:

傅菊辉,湘潭大学哲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湘潭市,411105。

责任编辑 俞景华